

「金瓶梅」における山東方言の語彙の考証

A Historical Study of Shandong Expressions in the Novel Jinpingmei

馬 鳳如
Fengru Ma

要 約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代产生的《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堪称四大奇书，其中《金瓶梅》更具奇妙之处。明显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者不明。所谓“兰陵笑笑生”究竟何许人也，至今仍有争议。其二，作品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地方惯用语。这些丰富的方言成分为作品的成功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给众多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本考证采用由古及今的方法（即明代方言同今山东方言对比的手法）对作品中的300多个词语分别从语音、语法和文化等方面加以分析、考察。通过考察，《金》书在语音上有两点可以得到证实，第一，声母上，不分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中古知、庄、章等组声母与精组洪音声母一样，书中都是Z、C、S声母。第二，音节的儿化不仅对韵母，而且对声母也产生直接影响，如“的儿”实际是“子儿”。这一罕见的语言现象同山东西南部的方言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在语法方面，词语的重叠、句子成分的叠用形式大都与今天的山东西南部方言相同或相近。另外，从方言词语及地方惯用语上看，《金》书充满着浓郁的鲁文化的气息。通过对方言词语的考证，可以进一步证实，作者兰陵笑笑生为山东兰陵（今山东南部的苍山县）人的可能性最大。

中国文学の歴史の上では明代に現れた白話文小説である「三国志」、「水滸伝」、「西遊記」、「金瓶梅」は四大奇書と呼ばれている。そのうち「金瓶梅」がもっともなぞの多い作品である。それは2つの原因が考えられる。第一に、作者が不明である。ペンネームの「蘭陵笑笑生」は一体誰であろうか？どこの出身の者であるのか？いまだに意見は分かれている。第二に、「金瓶梅」に使われた言葉は白話文のものであるが、その基礎は山東方言（主に山東南西部の方言）である。作品の至るところには方言語彙、地方の慣用語句、ことわざなどが多く現れたことは、作品が成功した要因の一つであるが、方言語彙、地方の慣用語句などが多く、また難解であるため、作品の研究や閲読に極めて不都合である。本考証は、山東方言に今も見られる方言語彙を選んで、分析、考察していく。

作品に現れた多くの山東南西部の方言語彙から見れば、蘭陵笑笑生は山東省南部の古蘭陵（現山東省蒼山県一帯）人だと考えられる。その地域の出身者で、長い間そこで暮らしていなければ、当地の風俗、習慣作法などをこれほど詳しく表現したり、多くの山東方言を巧妙に使うことは絶対に不可能であろう。筆者は山東省に生まれ育った者なので、作品の中の多くの生き生きした方言の語句に対して非常に懐かしく思う。

本考証は現代語から古代語への考証する伝統的なやり方とは逆に、古代語から現代語へと考察を進める。具体的な方法としては「金」書から取り出した明代の方言の語句を現在の山東方言と比較し、検証する。意味、音声、文法及び文化などの面から長い間山東方言の中で活躍していた300余りの語句を分析し、その共通点と相違を探究する。

「金瓶梅」の方言語彙は山東南西部方言の音声特徴を反映している。中古音の精組（洪音）の声母（舌尖前音z、c、s）と知組、莊組、章組の声母（舌尖後音zh、ch、sh）が混用され、助詞である「着」と「子」も常に混用されてい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これによって、著者の母語方言には舌尖音声母が一組しかなく、中古音の知組、莊組、章組の声母はすでに精組（洪音）声母と合流し、舌尖前音（z、c、s）となったと考えられる。現山東南西部（単県、金郷、成武）の方言にも同じ表現がある。「児化」という音声変化の面では、「児化」により声母まで影響を及ぼすというような他の方言で珍しい現われ方をす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た。例えば「子」音節が児化すると、「的児」になる（zi+er→drier）。この表現は現金郷方言とほぼ一致する。

文法の面では、地方の特徴を持つ多くの語彙を除いて、文成分の重ね型や、句成分の重ね型などのようなさまざまな特徴も現れている。また、「金」書の方言語彙から山東「魯の文化」の香りを放っていることも注目されている。山東省の風俗、習慣などの研究に重要な価値があると思われる。

本考証での配列は回によって並べる。具体的な語句の考証はおおよそ次のとおりである。①原文、②方言語句、③通用する主な地域、④語彙の性質、⑤語意の解釈、⑥日本語訳、⑦現方言でのその他の言い方の補充、⑧

必要に応じて現方言を挙例。また、音声の表記が必要な場合は、済寧方言の音声体制を基準とする。印刷の都合で、中国語ピンイン表記を用い、調値は数字で示すこととする。

第一回

- 1) 知县见了……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这个猛虎。

恁地：[鲁西南]副词，“那么地”的合音，即如此、那么着、那样（做）〈そうする、そうである〉。“不恁地”表示假设，即“如果不是这样”。

- 2) 使得这汉子口儿里自气喘不息。

使：[鲁南、鲁中]形容词，即累〈疲れる〉。诸城话例：干了一天活儿，乔～得慌。

- 3) 原来金莲……常与他合气。

合气：[鲁南、鲁西]动词，即吵架、闹气〈けんかをする〉。今方言读“合”为“割”(ge213)。金乡话例：你俩好好地玩，别～。

- 4) 着紧处就是锥扎也不动。

着紧：[鲁西南、鲁中]形容词，即要紧、紧要。〈紧要である〉今方言还有“吃紧”、“吃当紧”等说法。“着紧处”即关键时刻。〈瀬戸際〉

- 5) 若是武大这般，虽是好杀也未必有几分憎嫌。

好杀：[鲁中]意即好到了极点〈たいへんすばらしい〉。补语“杀”表示程度的极限，有时写作“煞”，语义上与共同语中做补语的“死”相同。今潍坊语例：饿杀我咧（饿死我了）、活活累杀人（活活累死人）。

- 6) 过后有了，再治不迟。

过后：[鲁西、鲁南]时间名词，以后、今后之义〈あと、今後〉。与“早先”相对。

治：[鲁西、鲁南]动词，置办、做之义〈買う、する〉。鱼台话例：老辈儿里也没给～多些过活儿。（过活：家产）你～啥去？

- 7) 武二新充了都头，逐日答应上司。

答应：[鲁西南]动词，伺候、侍奉之义。〈世話をする〉今方言中，该词的词义范围缩小了，动作的对象主要限于病人。金乡话例：俺娘不大好哩，我答应她几天去。（不大好：患病）

- 8) 奴家见他……蝶里蝶斜，也不靠他。

蝶里蝶斜：[鲁中、鲁南]形容词，含贬义，形容行为不稳重〈軽薄である〉。今方言又说“蝶蝶斜斜”、“癫癫痴痴”、“痴痴”等。

- 9) 乞邻舍听见笑话。

乞：[鲁西南]心理动词，担心、恐怕之义〈恐らく、心配する〉。今读为“怯”(qie312)。济宁话例：

我就～他来搅和。

邻舍：[鲁中]名词，邻居〈隣さん〉。济南又称“邻舍家”，“舍”读若“神”，轻声。

第二回

- 10) 不是那假脓血，搠不出来鳖。

假脓血：[鲁西南]含贬义，指人，即窝囊废〈不甲斐ない人〉。“假脓”与“窝囊”音近，可能由“窝囊”演变而来。“假脓”又说“肉”，名词活用为形容词。

- 11) 软浓浓白面肚脐儿。

软浓浓：[鲁中、鲁南]形容词，软乎乎〈柔らかい〉。原意表示触觉（手触摸脓包的感觉——无贬义），“浓”实为“脓”。今方言还有“软脓”、“软扭”之说。金乡话例：这发面卷子～哩，没牙的也能咬动喽。

- 12) 我破几两银子谢他，也不值甚的。

不值甚：[鲁西南]形容词，即算不了什么〈構わない〉。“甚”与“啥”读音相近，今山东南部、西部方言里都有“不值啥”的说法。单县话：中学生写封信～。

- 13) 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扁食，焦窝窝，蛤蜊面。

扁食：[鲁西南]名词，即饺子〈ギョウザ〉。如金乡俗语：圆食不如扁食，站着不如仰着。（仰着：躺着）

- 14) 你这两日，脚步儿勤，赶趁得频。

赶趁：[鲁西、鲁南]动词，即忙活、操劳〈苦勞する〉。今方言还有“赶扯”之说。“趁”与“扯”音近，且都为轻声。济宁话例：这两天～得他不轻。

第三回

- 15) 讨得一张半张桌面，倒是正景。

正景：[鲁中、鲁南]名词，即实际、正经事〈正当である〉。莱西话例：他今日这，明日那，没～儿。“景”，今方言可单用，多表可能、希望之义。胶州话例：那个事儿没景儿了。（没希望了）

- 16) 一者缘法撞遇，二者来的正好。

缘法：[鲁西、鲁南]名词，即缘分〈縁〉。“法”与“分”音近，且都读轻声。“缘”今方言读“yan”(yan42)。如济宁话：我跟他没～，见面就吵。

- 17) 王婆买了见成肥鹅烧鸭。

见成：即现成（即製の、できあい）。鲁西南方言又有“见现成”之说。济宁话例：咱这还不是见现成的，拿几个给孩子去。

第四回

- 18) 王婆一面把门拽上……当路坐了。

当路：[鲁南、鲁西]即路当中（道路の真中）。今方言还有“当路子”、“路当儿”、“辟当路子”等说法。用“当”组合的词还有“当院子”、“当门”、“当街”等。

- 19) 这咱晚武大还未见出门。

这咱晚：[鲁西南、鲁中]即这时候（その時）。从语音上看，“咱晚”与“早晚”原本一致，但在今方言的用法上略有不同。“早晚”是疑问词，可以单用，如：你早晚儿走？而“咱晚”则不能单用，表疑问时前面需要加上“多”字，如：你多咱晚儿走？至于“这咱晚儿”、“那咱晚儿”与“这早晚儿”、“那早晚儿”在语义及用法上都是一致的。（参见27）

- 20) 吩咐迎儿好生看家。

好生：[鲁南、鲁西、鲁中]副词，即好好的（ちゃんと、まじめに）。后面可以加助词“地”或语气词“的”。金乡话例：您俩～地过日子，甭闹乱子。正～的，你生的啥气唉！

- 21) 若不听我说，打下你这个小贱人下载来。

听说：[鲁南、鲁西]即听话（聞き分けがよい）。鲁南人把“听话”叫做“听说”，一般指孩子。单县话例：这孩子不～，光知道怪。（怪：调皮、淘气）

下载：[鲁南、鲁西]即下半截或下半段（下の半分），本文指下半身。

- 22) ……如蛇吐信子一般。

信子：[鲁西、鲁南]名词，原指夹在圆形物或两物中间的细薄捻子，如灯～，又指蛇鸭等动物的舌头。今方言仍称蛇的舌头为信子。此处比喻人的舌头（舌），含贬义。

- 23) 呜哩有声。

呜哩：[鲁西南]动词，吞食有声之状，此处为吮吸之义（むしゃむしゃする）。菏泽语例：一块馍馍～了半天也没咽下去。

- 24) 本县有个小的，年方十五六岁。

小的：[鲁西南]名词，实为“小子儿”，即男孩子（男の子）。鲁南人又叫“小小的儿”。另外，今方言又指小东西，与“大的”相对（小さな）。“子”儿化后读音变为“的儿”（zi+er—der）。这是典型的鲁西南方言的特点。（参见笔者「山东金乡话中儿

化对声母的影响」，《中国语文》1984、4）

- 25) 如常得西门庆斋发他些盘缠。

如常得：[鲁南、鲁西]时间名词，即时常、平常（ふだんのとき）。今方言多说“如常里”。助词“的、地、得”今一律读作“里”。如单县话例：他～十天半月不来一趟。

- 26) 西门庆刮刺上买炊饼的武大老婆。

刮刺：[鲁西南]动词，表贬义，即男女间勾搭（私通する）。又可写做“挂拉”。

- 27) 这早晚多定只在那里。

多定：[鲁中]副词，即多半、肯定（たぶん、可能である），表说话者主观上的肯定判断。今方言又称“指定”。胶州话例：他今日～能来。这早晚：同“这咱晚”。（参见19）

- 28) 半点也没多落在地上。

多落：[鲁西、鲁南]动词，即散落、拆散之义（ほどく）。一般指线、丝等细长物。同共同语的“抖落”，但方言至今仍普遍使用“多落”。如金乡话：扎腿带子～开了。（扎腿带子：包脚布）/把线～～。

- 29) 你敢大声，大耳刮子打出你去。

耳刮子：[鲁西、鲁南、鲁中]名词，即巴掌、耳光（平手、手の平）。“大耳瓜子打”即重重地打耳光。

第五回

- 30) 武大……迎见郓哥提着篮儿在那里张望。

迎见：[鲁西、鲁南]动词，即遇见（出会う）。如济宁话例：他接你去了，你没～他？

- 31) 那妇人……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

不迭：[鲁西、鲁南]包括“V不过来”（……しきれない）和“顾不上V”（間がない）两种意义。作补语时，如：“吃～”、“忙～”，大都表示：[V不过来]。少数表“非常”之义，如“慌～”、“巴～”（求之不得）。作状语或单独作谓语时，一般表“顾不上V”之义。单县话例：我～哩去。我这两天～哩。

- 32) 把些小意思贴恋他。

贴恋：[鲁西、鲁南]动词，又作“贴怜”，原意是因怜悯而体贴、资助（援助する、思いやる）。如金乡话例：这娘们不～前窝的孩子。时里早晚他也～俺几个钱。（时里早晚：有时、偶尔）

- 33) 教王婆赎得药来，把到楼上。

把：[鲁中]动词，此处表拿之义（持つ）。鲁中方言的“把”与共同语的介词用法不同，作动词用的场合仍很普遍。如潍坊话例：我～你这个小子。（教训之义）。现代鲁南、鲁西方言里，“把”的这种

动词用法已较为罕见，仅有一种意义残留在骂人话里，如：我～你个娘。“把”字读做[bai312]。

- 34) 那婆娘却又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

养家人：[鲁西南、鲁中]名词，指养家糊口的男人（主人）。方言又叫“领家人”、“外头人”即丈夫。

第六回

- 35) 不幸昨日三更鼓死了。

鼓死：[鲁南、鲁西]即涨死（腹が張って死亡する）。“鼓”应为“臌”，旧时有“气臌”、“水臌”等疾病，发病时肚子涨得鼓鼓的，当时为不治之症。如单县咒人话例：不干好事，叫他得水臌～。

- 36) 灵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

灵床子：[鲁南、鲁西]名词，即停放尸体的床（納棺の前に、遺体を安置する台）。鲁西南风俗，人死后，进棺材之前，先将遗体呈仰卧姿势安放在生前用的床上。这时的床叫灵床。灵床一定要在正房的厅内，尸体头向外。

- 37) 常时三五夜不曾归去。

常时：[鲁南、鲁西]副词，即时常、常常（常に）。当地人至今仍不说“时常”，而说“常时”。金乡话例：他～三天两头儿不着家。

- 38) 连忙丢了个眼色。

丢眼色：[鲁中、鲁南]使眼色、递眼色之义（目配せをする）。

第七回

- 39) 顶死了三娘的窝儿。

顶窝儿：[鲁南、鲁西]动词，即顶替位置（替え玉になる）。鲁人语例：提前退休，好叫他儿～。

- 40) 随问什么人家他也不管。

随问：[鲁南、鲁西]连词，不管、无论之义（拘わらず）。今方言中，“随问”又可以省略为“随”（读做 cui42 的居多）。单县话例：这村长～谁当，我都没意见。

- 41) 老身便是他亲姑娘，又不隔从。

姑娘：[鲁南]名词，即姑母（おばさん、父の姉或いは妹）。济南称“姑母”，济宁称“姑”，金乡称“嬷嬷”：[ma55/35ma]。

隔从：[鲁西、鲁南]实为“隔层”，此处表示没有直接亲属关系（直接な親戚関係がないこと）。今方言仍读“层”为“从”，如：一从纸儿、两从布。

- 42) 到明日不管一总谢罢了。

一总：[鲁中、鲁南]副词，即一起、一块儿（合

わせて）。今方言还有“一乏儿”、“般乏儿”、“一堆儿”、“打总儿”、“打总子”、“撮打总儿”之说。诸城话例：到年底，你俩的婚事～办。

- 43) 你嫁得这位老公也罢了。

罢了：[鲁中、鲁南、鲁西]即可以、满足、过得去，含有说话者很强的倾向性（まあ、いいであろう）。今方言又称“不离儿”（即差不多）。曲阜话例：不愁吃喝，又不愁钱花，这小日子也～。

- 44) …来问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

插定：[鲁南、鲁西]动词，打听、了解之义（調べる、探る）。“定”读轻声。当地男女双方定婚前，互相从侧面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今方言叫“查听”或“查听媒”。“插定”实际来自“查听”。“插”与“查”同音，“听”读轻声，音接近“定”，符合清音浊化的规律。

- 45) 奶奶说来，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

来：[鲁南、鲁西]语气词，同“啦、呢、吧”（…しだわ/だよ）。使用频率很高。菏泽语例：你上哪去～？（同“啦”）她还没走～。（同“呢”）咱走不～（同“吧”）

- 46) 将来了。

将：[鲁西南、鲁中、鲁东]副词，即刚、刚刚之义（したばかり、してまもない）。以“将”代“刚”与古音的演变有关。例如胶州话的歌后语：床头上犁地——耕（惊）人。“耕”和“惊”方言里都读作（jing213）。鲁西南方言中，副词“刚”、“刚（刚）”一律读作“将”（jiang213）。

- 47) 一连在他房中歇了三天。

歇：[鲁南、鲁西]动词，即睡（觉）（寝る）。曲阜语例：大爷～了呗？你在这屋里～吧。

第八回

- 48) 只说大官人不得闲。

不得闲：[鲁南、鲁西]即没空儿（暇がない）。今方言又称“不得空儿”。单县语例：我这两天～。

- 49) 又做了一笼肉馅角子。

角子：[鲁南、鲁西]名词，一种形同饺子，但个儿比饺子大的包子（肉饅）。金乡、单县、加祥、鱼台等地传统上称为“角子”，济南称“包子”，济宁称“大包子”。

- 50) 娘休打，是我害饿得慌，偷吃了一个。

害饿得慌：[鲁中、鲁东]即很饿、饿得难受（たいへんお腹がすいた）。方言中，“害”的组合能力很强。另如“害热得慌”、“害累得慌”、“害渴得慌”、“害冷”、“害头疼”等。“害”后面的词语所表

示的都是身体部位所能感到的某种不适。这种结构形式的构成在语言心理上与“害病”、“害羞”等应该出自一源。

51) 一向不来傍个影。

不傍影：[鲁南、鲁西]即不见踪影、见不到某人的影子等义〈ぜんぜん来ない、見えない〉。“傍”指靠近、接近。全句义为：一向不到这儿来。今方言又称“不傍边儿”。

52) 一夜通没来家。

通：[鲁南、鲁西]副词，即一直くずっと、まったく。今方言的“通”除表“一直”外，还表“只有”义〈しかない〉。如济宁话例：这孩子～俩月。我身上～这两个钱啦。

53) 我若负了你情义，生碗来大疔疮，害三五年黄病。

黄病：[鲁南、鲁中]名词(病名)，即肝炎病(肝臟病)。肝炎病患者因体内黄疸扩散，皮肤呈黄色，因此称为“黄病”。又表黄色面孔，如：他是个～脸儿。

疔疮：[鲁西南、鲁中]名词(病名)，即毒性很大的疖子〈ひどいできもの〉。旧时赌咒常用，如：我要借钱不还，叫我长～。

54) 扁担大蛆構口袋。

構：[鲁西南、鲁中]动词，即虫蛀〈虫に食われる〉。济宁话例：书本子叫虫子～了。

55) 紧自他麻烦人。

紧自：[鲁南、鲁西]副词，意义有二：第一，任凭、任意之义，如本文〈放任する〉。这里“紧自”的“自”实际是动态助词“着”。如金乡话的“吃自”、“说自”、“拿自”。第二，表一直、老是之义〈ずっと、常に〉。沂南话例：他咋～不来？

56) 如此怎了。

怎了：[鲁南、鲁西]即怎么办、怎么了结〈どうしよう、どうすれば良い〉。“了”表“了结”之义。鲁西南话“咋了”和“咋咋了”的“了”读(liao55)。单县话例：您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咋咋了？

57) 道人头五更就挑了经担来。

头五更：[鲁南、鲁西]时间名词，今方言又称“早五更”，即五更天的前半段或一大早〈朝早く〉。如俗语：没好事不起早五更。“头”表示时间顺序，相当于“前”，与“后”相对。

58) 怎么缠得些娘大。

些：[鲁南、鲁西]程度副词，同“很”、“挺”〈とても〉。单县话例：～好、～孤单得慌。

娘大：[鲁中]即“那样大”、“那么大”〈そんなに大きい〉。“娘”是“那样”的合音字。今寿光

话例：就娘吧(就那样吧)。

第九回

59) 凡事不拿强拿，不动强动。

强：形容词，音为(jiang312)，表勉强之义〈強要する〉。鲁西南语例：吃不了甬～吃。

60) 猛可地害心疼起来。

猛可地：[鲁西、鲁南]副词，即突然间〈突然に〉。人多说“猛可丁儿”，如滕州话例：你～哩一声吓我一跳。

61) 你哥哥一倒了头，家中一文钱也没有。

倒头：[鲁南、鲁西]动词，“死”的一种委婉说法〈死ぬ〉。“倒”读dao55。报丧者一般使用“某某老人～了”。另外，还有“躺下”之义〈体を横になる〉。单县话例：回到家，～大睡。

62) 他便两下里打背。

两下里：[鲁南、鲁西]即两头儿、两处之义〈二ヶ所〉。“下里”表示的是场所。如济宁话例：一天到晚几下里跑。把粮食分～放。

63) 顺着房山跳下人家后院内去了。

房山：[鲁中]名词，今鲁西方言多叫“屋山”、“屋山头”或“山墙”等〈屋根の棟〉。

第十回

64) 武二到下处问士兵要出行李包裹来。

问：[鲁中、鲁南]此处为介词，同“向”〈……に〉。这种用法在鲁中、鲁南都很普遍。如：没钱～你儿要啊，找我做么！

65) 你心里要收这个丫头，收他便了。

心里：[鲁南、鲁西]副词，即“大心眼儿”之义〈ぜびとも、どうしても、心より〉。另外还有“一心里”、“生心里”、“专心里”、“须里”、“非里”之说。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西南方言中这个副词表现的演变途径：心里——须里(须得)——非里(非得)。

第十一回

66) 专一听篱察壁。

专一：[鲁南、鲁西]副词，表专门、只会之义〈もつばら、専門の〉。有时写作“专意”。如：这人～地挑拨事儿。

67) 爹紧等着吃了饼要往庙上去。

紧等着：[鲁南、鲁中、鲁东]副词，有表频率的和时间两类：焦急地等待着〈速く…したい〉以及一直等待着〈ずっと待っている〉两个意思。本文义为前者。今方言里还有“立等着”、“急等着”之

说。如菏泽语例：快走吧，甬叫人家～。

68) 见了俺们，便不待见。

俺们：[鲁西南、鲁中、鲁东]代词，即我们（わたしたち）。

待见：[鲁南、鲁西]动词，喜欢、喜爱之义（好きである）。“待”相当于共同语的“爱”。用“待”组合的词语不少，如：待吃、待听、待玩、待唱戏、待拾麻烦、待瞎鼓捣。

69) 那个好意死了汉子嫁人。

好意：[鲁南、鲁西]副词，即故意、特意（わざと）。“好”读去声，“意”读轻声。金乡语例：碗打了，我不是～哩。原文中的“好意”含有“甘心”或“好意思”之义（喜んでする）。全句意为“谁好意思/情愿死了丈夫嫁人啊！”

70) 今日约两位好朋友送你家去。

送你家去：包括两个意思：第一，把你送到家去（あなたを家まで送る）；第二，把东西送到你的家里去（ものをあなたの家まで送る）。方言例：你今天喝多了，叫他～。（送你）。把东西先搁这里吧，等会儿叫他～。（送东西）

第十二回

71) 如经年未见酒和肴。

经年：[鲁西南、鲁中]即整年、成年（1年中、長い間）。又称为“见年”。“经”和“见”都表周期义，如：经天、经月、见天、见月。济南语例：这个女人见天/经天不着家。

72) 等住回乱将起来，我不管你。

住回：[鲁南、鲁中]实为“住会儿”之误，意即过一会儿、停一会儿（あとで）。潍坊语例：你放心睡吧，～我叫你。

73) 那个不逢好死的嚼舌根的淫妇。

嚼舌根：[鲁南、鲁西]粗话，即败坏他人（悪口を言う）。济宁语例：你别～！

74) 拿着有天没日头的事压枉奴。

有天没日头：[鲁中、鲁南]比喻毫无根据（根拠のないことにたとえる）。

压枉：[鲁中]动词，实为“冤枉”的变音。今淄博方言仍读“冤”似“压”（無実の罪を着せる）。

75) 平空把我纂一篇舌头。

平空：[鲁南、鲁西]同“凭空”，即平白无故（なんの理由もなく）。当地还有“劈空”之说。

76) 见了西门庆，不动一动。

不动一动：[鲁中、鲁西南]即一动不动（まったく動かない）。语序不同于共同语。

77) 他再三咬群儿，口嘴伤人。

咬群儿：[鲁南、鲁中]动词，原指驴马中之害群，比喻陷害中伤同类（周囲の人とよくけんかする）。济宁语例：那人好～，千万别和他共事。

78) 只拿钝刀子锯处我，教奴怎生吃受。

锯处：[鲁南、鲁西]动词，原意是以锯锯物。方言又称“锯缕”，可能是“锯离”的音转（のこぎりでひく）。“拿钝刀子锯处我”是“活生生地折磨我”的形象比喻（みすみす苦しめることにいえる）。

79) 随你要什么，奴无有不依随的。

随：[鲁南、鲁西]连词，即无论（かかわらず）。鲁西南读作 cui42。济宁语例：你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参见 40 “随问”）

80) 我顶上这头发脱了奴好些。

奴好些：[鲁西南]即那么多（そんなに多い）。“奴”实为“那么”的合音字，今方言多读“能”（又写作“恁”）。“奴好些”又说“能大些”。金乡语例：一眨眼你出能大些汗啊。

81) 家中这几个老婆、丫头，但打起来也不善。

不善：[鲁西南]形容词，即厉害、不好惹、不寻常（すごい、普通ではない）。济宁语例：人家这两口儿可真～，几个孩子都供成大学生了。

第十三回

82) 你原来干的那茧儿。

干茧儿：[鲁南、鲁西]即干活，以蚕结茧比喻人做事（仕事をする）。今方言又称“结茧儿”。金乡语例：这孩子将来能干/结点好茧儿。（即有出息）本文意为“你原来干的是那勾当啊”（なんだお前は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たのか）。

83) 使丫头替了吴家的样子去了。

替样子：[鲁西南、鲁中]旧时，做鞋、袜、帽子时，须先按照样子裁剪。“样子”有鞋样子、袜样子、帽样子等，多用硬纸按照尺寸、样式剪成的。如果自己家里没有，就去别人家，照着人家的样子复制，这就叫“替样子”（図案を複製する）。济宁方言的玩笑例：嫌我样子不好，你替给我一个。（嫌我的模样不好，把你的模样复制一个给我啊）

第十四回

84) 自从老公死了，发送念经，都花费了。

发送：[鲁南、鲁西、鲁中]动词，专指为老人办理丧事（老人の葬儀を営む）。阳谷语例：这老太太有福，儿女给她～得不孬儿。

85) 你这厮真少打。

少打：[鲁南、鲁西、鲁中] 动词，即该打、想挨打、缺乏教育之义（殴られたいのか）。今方言还有“欠打”、“欠揍”之说。

86) 来家还问老婆找起后帐儿来了。

找后帐儿：[鲁西、鲁南、鲁中] 比喻事后找岔儿（将来因縁をつける）。聊城语例：咱先把事儿说清了，省得谁再～。

87) 只挨着一日两，两日三，挨到二十头，呜呼哀哉，断气身忘。

二十头：[鲁南、鲁西] 表示时间，指下旬的某一日（二十何日）。金乡谚语例：立秋不立秋，六月二十头（指农历）。“头”并非“开头”之义，而是指从“一”到“九”中的任何一个。如1999年的立秋是农历6月28日。方言没有“十头”和“三十头”之说。

88) 后半截通空落落的。

空落落：[鲁南、鲁西] 形容词，即空荡荡（がらんとしているさま）。“落”读音同“劳”（lao42），后字读轻声。济宁语例：他这一走，我心里～的。

89) 且是个恩实妈妈儿。

恩实：[鲁西南] 形容词，即诚实（誠実である）。

妈妈儿：[鲁西南] 名词，又叫“老妈妈儿”，对老妇人的通称，即“老太太”（おばあさん）。

90) 俺妈害身上疼，在房里歪着哩。

歪：[鲁南、鲁西] 动词，原指侧身而卧，此处为“躺”义（横になる）。

哩：语气词，同共同语的“呢”。

91) 外边那里有这样范。

样范：[鲁南、鲁西] 名词，即式样（様式）。今方言多读“样法儿”。“法”与“范”一经儿化，则变成相同的读音（far）。单县语例：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谁像你，一点～儿没有。

第十五回

92) 通挤匝不开。

挤匝：[鲁南、鲁西] 拥挤之义（押し合う、ぎっしりである）。“匝”是词缀。今方言还有“挤巴”、“挤打”等说法。全句义为“总是挤不开”（込んでぜんぜん動けない）。

93) 都压擦擦儿。

压擦擦儿：[鲁南、鲁西] 一人压在另一人身上，当地方言称为“压擦儿”或“压擦擦儿”（重なり合う）。“压”是就上面的人而言，“擦”即“叠合”义，指上下二者之状态。

第十六回

94) 与那边花园取齐。

取齐：义即调整使之对整齐。方言又叫“对般齐”（一致させる）。

95) 这等才可奴之义。

可义：[鲁南、鲁西] 即令人满意、如意（満足させる）。“可奴之义”即“令奴满意”。方言里还有“如思”的说法，与“可义”同。金乡语例：这桩媒我不可意/如思。

96) 上紧修盖。

上紧：[鲁南、鲁西] 形容词，即抓紧时间（時間を切り詰める）。单县语例：再不～这活儿就干不完了。与共同语的“抓紧抓紧（时间）”这种重叠形式相对应的是“上上紧”。

97) 打开墙垣，筑起地脚。

地脚：[鲁西南] 名词，即地基（敷地）。“脚”读轻声。今方言又称“地工”。

98) 房子卖的卖，不的，你着人来看守。

卖的卖：[鲁南、鲁西] 在此处蕴涵的是两个假设条件的复句意义，即“能卖的就卖”（売れば売る）和“该卖的就卖”（売るべきのを売る）。

不的：[鲁南、鲁西] 表示一个假设条件，即“不然的话”（そうしなければ、そうでないと）。今方言又说“不的话”。如嘉祥语例：你家得先盖三间瓦屋，～话，俺不能把闺女嫁给您。

99) 大官人这边做亲之事，他满口说好。

做亲：[鲁南、鲁西] 动词，专指结亲、做儿女亲家（縁談が成立する）。单县语例：老张家跟老王家～啦。

100) 见他醉态癫狂 情眸眷恋 一霎的不禁胡乱。

一霎：[鲁中、鲁西、鲁南] 时间词，原表时间的短暂，同“一会儿”，此处表“一阵儿”（しばらくの間）。潍坊语例：你等我～。济宁语例：他～的工夫不见了。

第十七回

101) 一班武官饮酒鼓乐，搬演戏文。

搬演：[鲁南、鲁西、鲁中] 动词，即演示（実演する）。鲁西南方言里，还有“示范”之义。（模範演技をする）。金乡语例：俺还没看懂，你再～～。

第十八回

102) 你是个当家的人，你不上心谁上心。

上心：[鲁中、鲁西、鲁南] 动词，即费心、操

心、关心〈気を使う、心配する〉。今方言还包括“努力”之义。单县话例：这孩子上学不~。

103) 口里达达个不断。

达达：[鲁南、鲁西]名词，即爸爸〈お父さん〉。书面语为“父亲”，死后哭唤为“爹”，其余情况下均称“达达”。另，济宁称“达”，济南称“大”，寿光、临朐等地又称为“爷”。

第十九回

104) 你这个堕业的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

堕业：[鲁南、鲁西、鲁中]动词，即造孽〈罪業を犯す〉。今方言一般说成“作业”，即本例句后面的“作多少罪业”之义。“孽”字方言仍读为“业”音。另，今方言（尤其在存在齿间音声母的方言）中“堕”与“作”二字的发音非常接近。二者相互借用是可以理解的。

105) 想着你当初不得地时，串铃儿卖膏药，也亏了这位鲁大哥扶持你。

得地：[鲁南、鲁西]即得志、得到名誉地位，又引申为运气好〈志を遂げる、運に恵まれる〉。聊城话例：他这几年不大~。（运气不太好）

106) 想不到栽入洋沟里。

洋沟：[鲁南、鲁西]名词，一般写作“阳沟”，即阴沟〈暗渠〉。金乡话例：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里还能翻了船？

107) 爹若吐了口儿，还叫小的回他声。

吐口儿：[鲁南、鲁西、鲁中]动词，即应允〈承諾する、許す〉。济宁话例：劝了半天，他就是不~。

108) 叫你略等等儿。

略等等儿：[鲁南、鲁西]即稍等一下〈ちよつと待つ〉。“略”（读作luo213）表“略微”或“稍微”。共通语有些用“稍”的场合方言可以用“略”对应，且后面的音节多儿化，如：略停停儿、略坐坐儿。

第二十回

109) 他爹这两日隔二骗三的，也甚是没意思。

隔二骗三：[鲁南、鲁西]形容词，形容不连贯或不接续〈時にはしたり、しなかつたりする〉。其中的“骗”实应为“片”。嘉祥话例：你干的是啥活儿，~的。

110) 满纂绑着鬼，还落他三两银子。

满纂：[鲁南、鲁西]即满打满算〈すべてのものを含む〉。本文义为“把所有的都加在一起，即便再绑上鬼（如果真有鬼的话）”。

落：[鲁南、鲁西]动词，剩余之义〈残る、余る〉。今方言中又包含两种意思：净赚和欠缺。〈儲け、欠如〉滕州方言例：这趟生意落了几个。（赚了几个钱）。你还落人家多些？（欠人家多少）

111) 我已赌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儿哩。

一答儿：[鲁南、鲁西]即一伙儿、一起〈一緒〉。“答”应为“搭”。单县话例：这两人治不到~里去。

112) 元宵学箏，迎春学弦子，兰香学胡琴。

弦子：[鲁南、鲁西]名词，一种弦乐器。今方言的所谓“弦子”一般包括二胡（胡琴）和板胡两种乐器，又特指板胡。迎春学的“弦子”一定不是二胡，因为二胡又叫“胡琴”，是兰香学的。由此可以推断，一定是“板胡”〈胡弓に似た中国の民族楽器〉。

第二十一回

113) 你和他吃了，别要信你，又勾引的往那里去。

信：[鲁南、鲁西]动词，即用言语骗人之义〈騙す〉。金乡话例：甬听他那一套，那是~你。

114) 这背哈喇子。

背哈喇子：[鲁南、鲁西]即偏僻的角落〈辺鄙なところ〉。“背”，老派读为（bei312），新派读为（bi312），同“僻”，表“偏僻”之义。“哈喇”，读（ge213la42），由“昏晃”转来。济宁话例：你一个人坐在~里做么？

115) 不知涎缠到多咱时候。

涎缠：[鲁南、鲁西]形容词，即拖延、磨蹭之义。“缠”读轻声〈ぐずぐずする、遅らせる〉。今方言多说“蔫缠”。“蔫”与“涎”音近。嘉祥话例：你别~啦，快走把。

第二十二回

116) 往回也有半年期程，约从十一月半头。

半头：[鲁南、鲁西]名词，“头”读轻声。即中间，指时间〈なかば〉。今方言又叫“半头腰儿”、“半截腰儿”。十一月半头即十一月中旬。

117) 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会儿。

赶：[鲁南、鲁中]介词，即趁着〈…のうちに、…を利用して〉。后面带有时间性词语时，一般表示“等到”、“待到”之义，如：~明儿走。~他来喽再说。

会儿：[鲁中、鲁南]此处是时间名词，即“一会儿〈しばらくの間〉”。“和你会儿”即“和你在一起玩耍一会儿”〈あなたとちよつと遊ぶ〉“会儿”的前面可以不出现动词，这是该方言的一个特殊的句

法现象。今潍坊话例：别光忙活孩子，抽空和孩子他爹会儿。

118) 自此遂断了路。

断路：[鲁南、鲁西] 动词，即断绝关系（絶交する）。金乡话例：我没你这个闺女，你也我这个娘，打今门咱俩算～了。

第二十三回

119) 在后边，李瓶儿、孙月娥两个看答着。

看答：[鲁南、鲁西] 动词，即看（見ている）。“答”是词缀，以此构成的词都含贬义。另外还有“吃答”、“哭答”、“学答”、“掰答”等。

120) 将大冰盘盛了。

冰盘：[鲁南、鲁西] 名词，即大盘子（大皿）。用来盛如红烧大鲤鱼、烧鹅等大件菜肴的。单县话例：他把一分钱看得跟个～样。

121) 每日只打个到面儿。

打到面儿：[鲁西] 动词，今方言多说“打照面儿”，即一见即逝（ちよつとあいさつする）。如：最近他连个照面也不打了。（连个影子也不见了）

122) 惠莲笑道，五娘怎就知道我会烧猪头，巴巴的栽派我替他烧。

巴巴的：[鲁南、鲁西] 形容词，指说话快，嘴不饶人，含贬义（おしやべり）。

栽派：[鲁南、鲁西] 动词，即吩咐、嘱咐之义（言いつける、繰り返し言い含める）。金乡话例：孩子走的时候，他娘～了又～。

第二十四回

123) 因走百病，被人剗开门，不见了狗。

不见：[鲁南、鲁西] 动词，即丢失（紛失する、なくす）。“见”读轻声。金乡话例：邻居家的鸡～了。

第二十五回

124) 两个打到半中腰哩，都下来了。

半中腰：[鲁中、鲁东、鲁南] 方位名词，即中间（真ん中）。今方言又叫“半截腰”、“半大腰”、“半不腰”等。胶州话例：活儿干到～哩，你咋不干了？

125) 脚足此定下边风来一回。

足此：[鲁南、鲁西] 动词，即踩、踏（踏む）。如俗语：脚～两只船。

风：[鲁南、鲁西] 形容词，原义指行为放荡，引申为调皮或不稳重（気ままにふるまう、いたづらである）。一般用于孩子和女人。如妈妈批评孩子

时：别在外边～了，快回家去！

126) 怪道箱子里放着衣服首饰。

怪道：[鲁中、鲁南] 语气副词，即难怪、怪不得（道理で、なるほど…だ）。方言又称“怪不道哩”（鲁西南），“怪当”、“怪不当”（鲁中）。

127) 就是石头貉刺儿里迸出，也有个窝巢。

石头貉刺儿：[鲁南、鲁西] 名词，即石头缝（石のすきま）。“貉刺儿”，即偏僻的角落。（片隅）今方言又叫“貉刺子”，如“柜貉刺儿”、“囤貉刺子”等。“貉”读为（he42），同“合”。（参见114“背哈喇子”）

128) 宋家的丫头若把脚略（起）儿把宋字倒过来。

把脚略得儿：[鲁南、鲁西] 动词，即“来”或“到达”之义（来る、着く）。“把”实为“傍”，表接近之义（近づく）。“略得儿”，指植物果实的蒂，如：黄瓜略得儿、梨略得儿等。“脚略得儿”指脚跟（かかと）。今方言仍普遍使用，如金乡话例：老太太那里他两三个月脚略得儿没傍了。

把宋字倒过来：暂时的用语，义即“我就不姓宋了”（宋氏の子孫ではなくなる）。以自己的姓起誓，是十分严肃的认真。

129) 见了俺每意思意思，待起不起来的。

意思意思：[鲁南、鲁西] 形容词，即含糊糊、犹犹豫豫（あいまいではつきりしない）。济宁话例：[你甭～的，有事儿快说。

待起不起：[鲁南、鲁西] 表勉强起来的样态（いやいやする）。“待V不V”形式实际上是“不想V而勉强V”或“又想V又不想V”的一种样态。“待”是能愿动词，“愿意”之义。共同语多写做“爰”。

第二十六回

130) 你放在家里不荤不素当做什么人看成。

不荤不素：形容词，本文比喻没有正式名分，非A非B（AでもBでもない）。

看成：[鲁中、鲁西、鲁南] 动词，即看待、对待。“成”读轻声（待遇する、見なす）。今方言又说“看生”。

131) 一头拾到屋里。

拾：[鲁南、鲁西] 动词，有栽倒、以头相撞之义（倒れる、ぶつかる）。方言比喻人倔强、认死理时常用“一头拾到南墙上”（大きな壁にぶつからないと、考えなおそうとしない）。本文的“拾”表示“栽倒”。

132) 心中甚是疑影。

疑影：[鲁中、鲁西、鲁南] 动词，此处表疑

惑之义〈疑う〉。今方言の“疑影”还表示“讨厌”之义〈嫌い〉。如胶州话例：这伙计整天串女人行，真~人。除此之外，鲁中又说“砾影”，义同。

第二十七回

133) 经商客旅，经年在外。

经年：[鲁南、鲁中]即常年、整年〈1年中〉。

今方言又称“见年”、“经年论辈子”等。

134) 我的儿，再二来来越发罢了。

二来来：[鲁南、鲁西]即来做第二次、从头再来〈もう一回する〉。金乡话例：这活儿干得不行，你再来个~吧。

135) 急得妇人春心没乱。

没乱：[鲁南、鲁西]形容词，即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无所适从。泛指内心难以言状的苦闷〈いらいらして気持ちが乱れる〉。今方言中“没”读(mu213)或(mo213)，“乱”读轻声。还可以重叠(AABB式)使用。济宁话例：我这两天心里没没乱乱的，不知会摊什么事儿哩。

136) 你不知使了什么行子。

行子：[鲁南、鲁西]名词，即东西，含贬义，用来指人或物〈もの、やつ〉。今方言叫做“黄子”，“黄”与“行”音近。金乡话例：你看你写的啥黄子(你写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啥黄子？

第二十八回

137) 他才二十一岁，晓得甚么，知道X生在那块儿。

块儿：[鲁中]名词，即地方、处所〈ところ、場所〉。今潍坊话例：你家住哪~？今方言又称“块儿处”，如：这块处没有卖东西的。

第二十九回

138) 不吃罢，咱拿了茶那里吃去来。

不吃罢：[鲁南、鲁西]即不吃也罢，表委婉的拒绝义〈もう宜しい、結構である〉。老派方言中常见。如甲：你歇会儿再走吧。乙：不歇罢，家里还忙着哩。“罢”与语气词“吧”不同。读音方面，前者读去声(312)，后者读轻声。语义方面，前者有委婉的谢绝之义，后者没有。句法方面，前者只能用于否定的场合，后者则肯定否定都可以用。

第三十回

139) 这回连你也韶刀了。

韶刀：[鲁南、鲁西、鲁中]动词，即嘲讽、败

坏。〈ぶつぶつ悪口を言う、傷つける〉“刀”读轻声，同“叨”。今方言又称“臊叨”或“臊唠”。如单县话例：有理说理，甬在外边~人！

140) 咬去脐带，埋毕衣胞，熬了定心丸。

衣胞：[鲁南、鲁西、鲁中]名词，即胎盘〈胎盤〉。今方言又称“衣”或“衣胞子”。“衣”专指牲畜的胎盘，如：羊还没掉衣哩。(胎盘还未脱落)

第三十一回

141) 将那壶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儿房里。

影：[鲁南、鲁西、鲁中]动词，即隐藏〈隠す〉。本文“影着身子”，指用身体遮掩之义。今方言仍广泛使用。

142) 我赶眼不见戏了他的来。

赶：[鲁南、鲁中]介词，此处表趁着、乘着〈…のうちに、…を利用して〉。另外还有“等到”之义，如桓台话例：我~明儿走。

143) 唯应伯爵与一柳五色线。

柳：[鲁南、鲁西、鲁中]量词，同缕〈助数詞の「束」に相当する〉。“柳”与“缕”音近，共同语用“缕”的场合，方言均用“柳儿”或“柳子”，如：一~头发一~韭菜。

第三十二回

144) 临了等我一总赏你每罢。

临了：[鲁南、鲁西]即临近完了，最后〈最後、終わりに〉。今方言还有A B A B重叠形式。菏泽话例：临了临了他又戳了大祸。

145) 你到明日与大爷做个干儿子罢，吊过来就是个儿子。

儿子：“二杆子”的谐音，即二百五半吊子〈阿呆〉。旧时曲阜话称乡下人为~。

146) 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儿，你怎晓的恁切。

切：[鲁南、鲁西]形容词，即急切迫切〈切に〉。济宁话例：这事儿他知道得崩~。

第三十三回

147) 撇得我鹅毛菊在斑竹廉儿下乔叫。

乔叫：[鲁中、鲁南、鲁西]即急叫〈必死に大声で呼ぶ〉。“乔”这个副词的使用频率组合能力很强，由“乔”组成的词组在鲁南、鲁西方言里一般充当补语，如：饿得我乔急(同“很”)、打得他乔叫唤(同“直”)。但在鲁中方言里，除了能充当补语外，还能充当状语，如：乔使得慌乔尖尖(同“很”)。

148) 玉楼道，可惜了。

可惜了：[鲁南、鲁西]即可惜〈惜しい〉。“了”读(liao55)。济宁话例：横了~的，我吃了散了(扔掉怪可惜的，我吃了算了)。

149) 平白噪刺刺的抱什么空窝。

抱窝：[鲁西南]动词，母鸡孵小鸡或羊猪狗等动物下崽都叫做抱窝(卵をかえず、子を産む)。本文比喻妇人生产(子供を産む)。“抱空窝”原指无卵而孵、本文指流产。

第三十四回

150) 我心里不待吃。

待：[鲁南、鲁西]动词，即爱、喜欢、想(…したい、好きである)。方言用“待”の場合很多，如：~见、~听、~说笑话、~挑毛病、~拾麻烦等。本文表示“想”或“愿意”之义。

151) 想不到第七个房里生了个儿子……因出疹子丢了。

丢：[鲁南、鲁西]动词，即扔或死(捨てる、死ぬ)。旧时风俗，未成年的孩子死了，不能装进棺材葬入自己家的坟地，只用谷草捆绑起来由异姓邻居扔到乱葬岗子上。这称为“丢孩子”或“丢娃娃”。此风俗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本文的“因出疹子丢了”义为那孩子因出疹子死了丢掉了。

第三十五回

152) 我若不把奴才的腿卸下来也不算。

不算：[鲁南、鲁西]即不罢休、不可(やめない)。今方言又说“不算完”。单县话例：看来这场雨老天爷须里下下来~。(须里：非得)

153) 你是属面筋的，倒且是有靳道。

倒且：[鲁南、鲁西]副词，即的确(確かに、やはり)。今方言中很少使用了，只有从少数老年人人口中还能听到。如金乡话例：你愿治啥就治啥，~是翅膀硬了。

靳道：名词，即筋道(こし)。

154) 叫他生噎食病。

噎食病：[鲁南、鲁中、鲁西]病名，又称“噎食”，即食道癌(食道ガン)。时为不治之症。

155) 天下有没廉耻皮脸的，不相这狗骨秃。

皮脸：[鲁南、鲁西]形容词，又称“橡皮脸”、“皮脸罄”，比喻脸皮厚，不知羞耻(やんちゃ、厚かましい者)。单县话例：这孩子真~，说了他半天，还给没事人似的。

骨秃：[鲁南、鲁西]名词，即骨头(骨)。

不相：[鲁西]实为“不像”，即不如、赶不上

之义(…に及ばない)。全句义为“天底下虽然也有不少没廉耻没脸皮的人，但都赶不上这个家伙”。

156) 也不是常法儿。

常法儿：[鲁西、鲁南]名词，即长久之计(先を見通した考え)。

157) 垫地脚带山子上也添勾一百多车子。

山子：[鲁南]名词，即屋子的山墙(屋根の棟)。(参见63)

勾：实为“够”(足りる)。

158) 到跟前拿银子和他讲。

到跟前：[鲁南、鲁西]即到时候(その時)。单县话例：这个事儿~再说吧。

第三十六回

159) 一个人家闺门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踏看将来。

好歹不同：[鲁中]即无论如何(いかんどうかを問わず、どうしても)。今方言又称“好歹之说”、“好歹不论”。

踏看：[鲁南、鲁西]动词，即查看、打听(調べる、観察する)。“踏”今方言读做[ca55]，与“查”接近。

160) 蒙二公不弃蜗居，伏乞暂驻文旆。

蜗居：[鲁中、鲁南、鲁西]动词，比喻居于狭窄之所(粗末な住まいに隠れ住む)。本文为自谦之词，有屈尊之义。

第三十七回

161) 小名叫爱姐。

小名：[大部地区]名词，即幼名(幼名)。方言又称“奶讳”。至今农村人仍多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小名，一个是学名(方言称为“大号”)。

162) 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寻得一所，强如在这僻格刺子里。

僻格刺子：[鲁西、鲁南]名词，偏僻之处(辺鄙なところ)。同“背哈喇子”(参见114背哈喇子)

第三十八回

163) 西门庆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儿处。又一件，应二哥……只不叫他打着我的旗儿东诓西骗。

法儿处：[鲁南、鲁西]名词，即办法、对策(方法、对策)。“处”读轻声。“有法儿处”原义是有办法应付，泛指办法。其否定形式是“没法儿处”。这种表现60年代在鲁西南方言里还很普遍，今天已经较少见了。金乡话例：事到如今，还有啥~?(还有什么办法呢)

又一件：[鲁南、鲁西]副词，表示并且、再之义，提出新话题〈また、もう一つのこと〉。

164) 你只顾放心，但有差迟，我就来对哥说。

但：[鲁南、鲁西]实为“旦”，即一旦、只要之义〈いつたん、ひとたび…すると〉。方言又称“旦是”、“旦是哩”，语义同。单县话例：她带着几个孩子也不易，～能帮就帮她一把。

差迟：[鲁南、鲁西]名词，即差错、失误〈誤り、過ち〉。鱼台话例：谁不兴有个～？

165) 故意连我、器我、讹我又趋我。

连：[鲁南、鲁西]动词，即欺骗〈騙す〉。同例113的“信”。如今方言例：别听他那一套，他～你。

器：[鲁西南]动词，实际是“羞”，即羞辱、害羞之义〈恥づかしがる、からかう、恥をかかせる〉。方言至今读“羞”为“器”，如金乡话例：头一回见面儿～得我脸通红。

166) 你还把你女儿这礼钱收去，也是你两口儿恩养孩子一场。

恩养：[鲁南、鲁西、鲁中]动词，即养育〈養育する〉。如本文。又引申为生育〈産む〉。聊城粗话例：娶了三四年了，到如今连个小老鼠都没～出来。

167) 砖儿能厚，瓦儿能薄。

能：[鲁南、鲁西]指示代词，“那么”的合音字〈…のように〉。本文表示可厚可薄之义，即可以变得“像砖那么厚”，也可以变得“像瓦似的那么薄”。聊城话例：几年不见，这孩子长～高低了。

第三十九回

168) 闪得俺姊妹几个无处归落。

闪：[鲁中、鲁东、鲁西南]动词，即抛撇〈捨てられる〉。本文指亲人的突然逝去，一时六神无主的感觉。方言还有使别人为难之义〈困らせる〉。如青岛话例：我是故意～他。

169) 成精鼓捣来听什么经。

成精：[鲁中、鲁东]副词，即故意、存心，含贬义〈わざと〉。方言又称“成心”。

鼓捣：[鲁西南]动词，即捣鼓、摆弄〈いじる〉。金乡话例：他成天～收音机。

第四十回

170) 月娘，真个？

真个：[鲁南、鲁西]副词，即当真、真的〈本当である〉。方言又说“当真格的”。[dang312zen213

ge55li]。金乡话例：我跟你说着玩哩，别～生气。(别真生气)

171) 只见月亮地里……穿着红衣服进来。

月亮地：[鲁南、鲁西]名词，意思有二：一指月光〈月の光がさす所〉如本文，二指月亮〈月〉。今方言又称“月明地儿”、“月姥娘地儿”。

172) 金莲道，那个大伙里酒，不算。

大伙里：[鲁南、鲁西]即大伙的〈みんなの〉。汉语的三个结构助词“的”、“地”、“得”在方言里一律读为“里”(li轻声)。如：我写里字、他里孩子(里=的)，不迭里来、专心里学(里=地)，喜里我肚子疼、憬里他满头大疙瘩(里=得)。

173) 你把南边新治来那衣服……只顾放着，怎生小的儿也怎的？

小的儿：[鲁南、鲁西]名词，即小的〈赤ちゃん〉。与大的相对。“生小的儿”比喻“下崽儿”之义〈赤ちゃんを生む〉。这种“的”字结构后面可以加“儿”使之儿化的现象是鲁西南方言语音音变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共同语以及其他方言里都是少见的。

怎……怎的：[鲁西南]属于句中成分的反复现象。“怎生小的儿怎的”，今共同语有两种对应形式：“怎么还想让它生小的(吗)”或“还想让它生小的怎么着”。(参见笔者「鲁西南方言句法三题」)

174) 我长是说着，你把脸儿愁着。

长是：[鲁南、鲁西]副词，即经常〈いつも、常に〉。又做“常时”。(参见37)

第四十一回

175) 定下戏子。

戏子：[大部地区]名词，旧时对戏剧演员的贱称〈昔、俳優を蔑視する呼び方〉。

176) 俺们一个一个，只像烧糊了的卷子一般。

卷子：[鲁南、鲁西]名词，北方的一种面食。制作方法与原材料与馒头相似，但形状是长方形的〈長方形の饅頭のような主食だが、餡がない〉。卷子的种类不少，如：发面～、死面～、葱花～、花老虎～等。

177) 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

搬陪：[大部地区]形容词，实为“般配”，指双方条件相称〈つりあいがとれる、似合う〉。金乡话例：小两口儿些～。

178) 将就脓着些儿罢。

脓：[鲁南、鲁西]动词，即忍受、凑付〈我

慢する)。方言又称“胡脓”。济宁话例：再～两年儿吧，孩子大了就好了。

第四十二回

179) 每人青花白地吃了一大深碗八宝攒汤……只留了一个包儿压碟儿。

压碟儿：[鲁中、鲁南、鲁西] 动词，即把食物等故意留在盘子里くわざと食べ物を皿に残すこと)。山东有压岁、压箱、压筐儿等习惯。压岁用钱，压箱用衣服，压筐儿则用馒头等主食。压碟儿的一般是用炒的菜，本文用的是包子。按照旧俗，请客吃饭时客人不能把饭菜吃光，一定要把馒头和菜故意剩下一些，以表示由于主人准备得充足，吃不了。

180) 甚是奇巧。

奇巧：[鲁南、鲁西] 形容词，即稀奇古怪く珍しい、奇妙である)。济宁话例：什么～事儿都叫你碰上了。

第四十三回

181) 你三个怎的三不知不和我说就走了，我是小厮落后赶你不着了。

三不知：[鲁南、鲁西] 副词，即悄悄的、不声不响的、神不知鬼不觉くこっそり)。今方言里除极少数老人之外已经很少使用了。如：正千里好好儿的，～他卷了铺盖走了。

落后：[鲁中] 即后来、到后来くその後)。今方言多称“过后儿”、“落后来”。

182) 迟了一回，反乱起来。

反乱：[鲁西、鲁南] 形容词，比喻像逃避战乱一样的混乱，此指乱作一团く大混乱する)。

183) 俺里边人家，最忌叫这个名声。

忌叫：[鲁中、鲁东、鲁西南] 动词，实为计较，即讲究、重视之义く重んずる、気にする)。今鲁西南方言把“过于讲究”又称为“叫儿”，如济宁话例：这人崩叫儿，别跟他掺和。

第四十五回

184) 精是攘气的营生。

精：[鲁西] 副词，实为“净”，聊城方言读为“精”，表示全部之义くすべて、全部)。如歇后语例：孔老夫子搬家——精书(输)。

攘气：[鲁西] 动词，即受气、吃气くいじめられる)。东阿话例：我成了～的奶子啦，谁都来找我事儿。

第四十七回

185) 你两个贱人，专一积年在江河中……图财害命。

积年：[鲁西] 同“经年”、“见年”，但略有区别，又表数年来持续之义く数年間ずっと、長い間ずっと)。

第四十八回

186) 响器锣鼓一起打起来。

响器：[鲁南、鲁西] 名词，专指用于丧事的吹奏、打击乐器，包括唢呐、笙、笛子、锣等く民間の吹奏樂、打撃樂の總称)。金乡歇后语例：吹响器的分家——摊不着号。(摊不着号：没你的份儿)

187) 你还不叫奶子抱了孩子往后边去罢哩。

罢哩：[鲁南、鲁西] 语气词，表示一种委婉的催促语气く…してはどうですか、…しようか)。今方言里多说“不哩”，如金乡话例：咱走不哩。(咱们走吧)你再玩儿会儿不哩。(你再玩一会儿吧)

188) 你老人家摸量着惜些情。

摸量：[鲁南、鲁西] 动词，读作(mu55liang)，即考虑、估量く考える、推定する)。本文表考虑义。方言还有“约莫”之说。成武话例：我～着他该来啦。

惜情：[鲁南、鲁西] 即留情，本文指手下留情く手加減する)。“惜”有爱惜、爱怜之义。全句义为く殿様はようすを見て手加減する)。

第五十回

189) 两个顽脑了。

顽脑：[鲁南、鲁西] 动词，即动怒、动真格的く怒る、本気でけんかする)。“脑”应为“恼”，表恼怒之义。鱼台话例：你再不住手，我跟你～的。

190) 里边有十数家，都是开坊子吃衣饭的。

吃衣饭：[鲁南、鲁西] 动词，字面上讲，是吃饭穿衣，即维持生计、作营生之义く生活を営む)。单县话例：人啊，该吃哪碗衣饭儿是已就的。(已就：命中注定)

第五十一回

191) 我还把他当好人看成，原来知人知面不知心。

看成：[鲁南、鲁西] 动词，即看待、对待く対処する)。今方言又称“待成”。金乡话例：他原根儿就没把咱当己家人～。

192) 当家人是个恶水缸儿，好的也放在你心里，反的也放在你心里。

恶水缸儿：[鲁南、鲁西]名词，即盛残渣剩饭或淘米水等的缸（残った料理或は米のとき汁を入れるかめ）。今方言又称“浑水缸”。“恶水缸儿”里的东西主要作猪饲料。

你：此处实际表示的是第三人称的“他”（あなた=かれ）。用第二人称来表示第一、第三人称的用法是该方言的又一特点。如：你看看老刘儿家，家里又穷，男人又懒，这日子叫你咋咋过？（你=她）（あなた=彼女）他把俺打娘家带来的嫁妆都卖了喝酒了，你说说这日子叫你咋咋过哟？（你=我）（あなた=わたし）

193) 家里有个人牙儿？

人牙儿：[鲁南、鲁西]名词，又作“人芽儿”，即幼儿（幼児）。今方言又称“孩芽儿”。聊城话例：那场大火把他家烧得连个～没留下。另外，今方言还有“舅芽儿”等说法，不过只用于骂人的粗话里，如“这孩子真没舅芽儿”指的是不通事理，缺乏教养。

第五十二回

194) 把西门庆弄得浑身通泰。

通泰：[鲁南、鲁西]形容词，即舒坦、舒服（気持ちがいい、気分がいい）。又称“通坦”。今方言的“通泰”还有通晓事理之义。单县话例：人家多～，哪像咱，光知道种地。

195) 怨畅不的人。

怨畅：[鲁南、鲁西]动词，即埋怨、怪罪（とがめる）。“畅”读轻声。全句义为怪不得别人。单县话例：你整天～这个，～那个，就是不看看你己家。（己家：自己）

196) 我就单丁，摆布不起你？

单丁：[鲁南、鲁西]原指独自一人，今泛指“一个”（一人、一つ）。方言又称“独丁”、“独孤丁”。如打牌时出一张，叫出～，独生子女也可以叫～。

197) 如今年程在这里……

年程：[鲁中、鲁西、鲁南]名词，一般写作“年成”，又称“年头儿”，即年景（作柄）。“程”读轻声。济南话例：这二年～不错。

198) 头里吃了些葱，这回子倒反帐儿，恶泛泛起来了。

头里：[鲁南、鲁西、鲁中]时间名词，即刚才、先前（先ほど）。今方言又称“先会儿”、“早会儿”、“早先先”、“先先”、“头先”等。

这回子：[鲁中、鲁西]即这会儿、这时候（このとき、いま）。潍坊话例：你咋～才来？

反帐儿：[鲁中]动词，表示由于饮食过量等

引起的一种肠胃不适的感觉（食べ物が胃にもたれたり吐き気を催したりする症状）。“帐”实为“涨”，读轻声。

恶泛：[鲁南、鲁西]心理动词，即讨厌、恶心（嫌い、気分が悪い）。“泛”读轻声。嘉祥话例：我最～光说不干的人。他觉得～得慌。

199) 西门庆把手来待摸他……

待：[鲁南、鲁西]副词，即正要正想（ちょうど…したい時に当たる）。成武方言例：我～说去哩，家来客啦。

200) 两个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

腰子：[鲁南、鲁西、鲁中]名词，即肾脏（腎臓）。方言又称“卜毗”（bu42ci）。

第五十七回

201) 尼姑生来头光光，拖子和尚夜夜忙。

拖子：[鲁西南]即拉着。“子”，时态助词，同“着”。共同语的“V着”在鲁西南方言中，一律读作“V子”。

第五十八回

202) 他佯打耳聩的不理我。

佯打耳聩：[鲁南、鲁西]形容词，本文指对人洋洋不睬的样子（無頓着なさま）。今方言又指大大咧咧，如：整天～的，哪有个闺女家样儿！

第五十九回

203) 今日你当脱不了打这条路儿去了。

脱不了：[鲁南、鲁西]副词，即免不了（避けられない）。今方言又称“晚不了”、“避不了”、“避不住”等。单县话例：这事儿还～你操心。

204) 金莲道，你看这婆子，这等张睛。

张睛：[鲁南、鲁西]形容词，即言语行动失当，不稳重（かつて気ままである、軽薄である）。今方言又称“张狂”。又引申为操劳、辛苦等义（苦勞する）。金乡话例：他是个～命，没法子。

第六十回

205) 从新递酒上座。

从新：[鲁南、鲁西]副词，即重新（再び）。该地方言没有舌尖后音zh、ch、sh、r声母，凡是共同语读舌尖后音声母的字一律读为相应的舌尖前音z、c、s、z声母。因此，“从新”与“重新”同音，可以混用。

206) 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小……往前只管跑走，撞着一个

黄白花狗。

急急脚脚：[鲁南鲁西]形容词，表动作行为欠稳重或匆忙 慌张之义〈慌ただし〉。又写作“鸡鸡獾獾”。济宁话例：他整天～的，什么事也不能委托他。

第六十一回

207) 金莲道，稀幸，那阵风刮你到我这屋里来。

稀幸：[鲁西]形容词，即稀罕〈珍しい〉，后字读轻声。鱼台话例：芒果在俺这何血～

第六十二回

208) 生生忧虑出病儿来了。

生生：[鲁西、鲁南]副词，即活活儿、活生生〈むぎむぎする〉。后面往往带有不好的结果。金乡话例：好好的一个家～毁到他手里。

209) 你就不来看我看儿。

看看我儿：[鲁西南]即看看我、看我一看〈わたしにちよつと会う〉。这种句子成分的反复现象是鲁西南方言里特有的。(参见笔者‘鲁西南方言句法三题’)

210) 婆子道，又敢缠你老人家。

敢缠：[鲁西南]动词，即操劳、麻烦之义〈苦勞する、面倒を掛ける〉。“敢”实为“赶”。今方言又称“赶扯”。成武话例：收麦那这几天把大伙～得不轻。

211) 这一套衣服并这件首饰儿，与你做一念儿。

一念儿：[鲁南、鲁西]名词，专指故人的遗物〈形見〉。实为“遗念儿”。

212) 我原说教你休撇上奶去，实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

撇奶：[鲁西]本文指断奶，即今鲁西方言的“回奶”〈断乳する〉。方言又有“局奶”之说，指的是因产妇的乳房受到硬物的碰撞而使奶水分泌受阻，或者由于婴儿数日不食母乳而使奶水中断。“撇”与“局”音近，明代方言中或许义通。

213) 西门庆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个拙病，淹淹缠缠也这些时了。

淹淹缠缠：[鲁南、鲁西]形容词，即拖延、拖拖拉拉之义〈病気がつきまとう、グズグズしている〉。今方言多说“蔫蔫缠缠”或“蔫缠”。

214) 到十月十二日发引。

发引：[鲁南、鲁西]动词，即出殡，又称发表〈出棺する〉。方言又称出丧、出引。

215) 有那些儿不是，说来好改。

不是：[鲁南、鲁西]名词，即毛病、缺点〈欠点〉。“是”读轻声。金乡话例：在他眼里，我一点好处没有，浑身上下净～。

216) 我心里疼他，少不里留了个影象儿，早晚看着题念他题儿。

题念：[鲁南、鲁西]动词，即提及、念道〈言い出す、話題にする〉。方言例：离开家这几个月，咱娘天天～你。

题念他题儿：[鲁南、鲁西]即题念题念他〈彼のことをちよつと言い出す〉。这种句成分的反复形式是该方言的特点。

217) 这咱才三更天气，门也还未开，慌得什么，都来大坐回儿。

这咱：[鲁中]时间词，即这时候〈その時〉。与“这咱晚”相同。(参见19)

大坐回儿：[鲁中、鲁西南、鲁东]即多坐一会儿〈もうしばらくいる〉。“大”表示动作的时间之长，并且与说话者的主观判断存在直接关系。“大”有时与“多”通用，如青岛话：他喝大了。(即喝酒喝多了)。“回儿”实为“会儿”。

第六十四回

218) 薛内相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什么。

蛮声哈刺：[鲁南、鲁西]对外地语音尤其是南方方言的蔑称，本文义为〈あの人はちんぷんかんぷんなにを歌っ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分からない〉古时，中原人称南方人为“蛮”或“南蛮”。对他们的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满耳“叽里呱啦”之音。孟子曾称为“南蛮舌之音”。今方言又称“蛮儿哈刺尾儿”、“蛮儿呱刺尾儿”。(“尾”读yi55)

第六十五回

219) 西门庆那日不在家……后晌方回，晚夕打发喇嘛散了。

后晌：[鲁南、鲁西]时间名词，本文指下午〈午後〉。今方言读(heng312/42heng)。有的地方指下午，如单县、成武。有的地方指晚上或傍晚〈晚、夕方〉，如金乡、嘉祥。

220) 十一日白日……

白日：[鲁中、鲁东]名词，即白天〈昼間〉。如胶州、莱西方言里的“白日”(bei42yi)与表夜晚的“黑日”(hei213/21yi)相对。鲁西南称为“白子”或“白子里”。

221) 那女婿陈经济跪在枢前捧盆。

捧盆：[大部地区]又叫捧老盆。山东丧葬习

俗，出殡时，在棺材抬起的同时，死者的长子将一瓦盆摔破，表示悲痛之极（出棺のとき、喪主が紙錢を焼き、素焼きの鉢を投げて割る）。该盆称为“老盆”。若死者无子，可由最亲近的晚辈男子代替。所以此处陈经济为岳母李瓶儿摔盆。

222) 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骂。

左近：[鲁南、鲁西]名词，一般表示处所，即附近（近く、近所）。“左”实应为“着”，方言中同音。菏泽话例：这～没有会修电视的。有时还表示时间，相当于“最近”（最近），如：他以前还给家打封信，～连个信影儿也没了。

223) 你肚里枣胡解板儿，能有几句儿。

枣胡解板儿，能有几句儿：[鲁南、鲁西]今鲁西南仍流行的歇后语，即肚子里没有多少词儿之义（ナツメの種からは板は切り出せない、言うことがない）。“胡”实际是“核”。

224) 你每一家栽一件。

一家：[鲁西南]数量词，即（每）一个（人）（ひとり（ごと））。“家”读轻声，义同“个”，多用于人。金乡话例：一共六个，咱仨分，正好～俩。

第六十七回

225) 头上只小雪，后来下大雪了。

头上：[鲁西南]时间词，即起初 起先（最初）。今方言又称“头上来”、“头先先”。

第六十八回

226) 我不是还坐回儿，许多事在身上。

不是：[鲁南、鲁西]即不然的话、要不，表示一种假设语义（…でなければ）。今方言还有“不”、“不的”等说法。“不是”所否定的是后一个分句所表示的语义（原因）。本文的语义为：如果不是许多事在身上，我还能再坐一会儿。

第七十回

227) 难得寻下这房舍，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个归着了。

归着：[鲁中、鲁南]名词，即安身之处（落ち着くところ、落ち着き先）。今方言多称“归落儿”、“归处儿”。济南话例：房子一卖，全家人连个～也没了。

第七十二回

228) 把棒槌匹手夺下。

匹手：[鲁南、鲁西]今多写作“劈手”，形容

动作之快，即“一把”之义（手をさっと動かす、手早い）。方言还有“劈脸”（照着脸）、“劈头盖脸”（没头没脸）、“劈腚”（照着屁股）、“劈空”（平白无故）之说。如：劈脸给了他一巴掌劈头劈脸地批评了他一顿劈腚给了我一脚劈空惹出这样的麻烦来。

229) 教我一顿卷骂。

卷骂：[鲁南、鲁西]动词，即骂（罵る）。“卷”和“骂”同义，但今方言多说“卷”，很少说“骂”。只有“卷卷骂骂”，如单县话：你别见天卷卷骂骂的，小心有人割你的舌头。

230) 何太监侄儿何千户……任事儿不知道。

任事儿：[鲁南、鲁西]即无论什么事（どんなことでも…ない）。后面一定是否定形式。“任事儿不知道”又说“任事儿不懂”，表示“狗屁不通”。

231) 不争爹因着那边怪我，难为小的了。

不争：[鲁南、鲁西]即说不定、不知道之义（分からない、ちよつとしたら…かもしれない）。今方言又称“不定”、“不登”。金乡话例：我这一走，还～啥时候回来哩。

第七十三回

232) 又进房来，用倒口针撩缝儿，甚是细法。

撩：[鲁南、鲁西]动词，即缝（縫う）。针线活的做法有多种，如“缝”（衣裳）、“撩”（缝儿）、“引”（被子）、“钉”（扣子）、“缀”（扣子）、“缙”（鞋帮）、“绣”（荷包）、“绮”（鞋口）、“纳”（鞋底）、“打”（补丁）等。

细法：[鲁南、鲁西]形容词，即精细、仔细（きめ細かい）。鱼台话例：他是个～人儿。

233) 那一个因想起李大姐来，说年时孟三姐生日还有他，今年就没他了。

年时：[鲁南、鲁西]时间名词，即去年（昨年）。如金乡民谣：～盼子今年好，今年还是破棉袄。（盼子：盼着）

234) 想必每常见姐姐，每多全全的，今日不见了李家姐姐。

每常：[鲁西南]时间名词，即以前、以往，与后面的“今日”相对（昔、以前）。今方言又称“每儿上”、“每儿每儿上”。单县话例：我～在铁路上干过。

235) 你取我的柱腰子，垫在你腰底下。

柱腰子：[鲁西]名词，今单县方言里指小棉袄（綿入れの上着）。今方言又叫“主腰儿”。

第七十四回

236) 爹赏了我两件袖绢衣裳年下穿。

年下：[鲁南、鲁西、鲁中]名词，即春节（旧正月）。有时指正月初一前后。（旧正月前後）如下面两例：到了～家家户户吃扁食。（正月初一）大～咱也歇两天吧。今方言又读做“年现”，为“年下”的音转。

237) 俺们这里边人，一个气不愤一个。

气不愤：[鲁南、鲁西]即气愤、不服气（心服しない、納得しない）。原文义为：一个比一个气愤。今方言还有“不愤儿”的说法，例如：说你几句也是为你好，别不愤儿。

238) 咱两家子轮替着管茶。

轮替：[鲁南、鲁西]动词，即轮换、轮流（代わる代わる、交代に）。今方言读“轮”为“临”（lin42），“替”读轻声。又称“临临”。金乡话例：两个儿媳妇～子伺候婆婆。

第七十五回

239) 迎春知局，往后边厨房内与绣春坐去了。

知局：[鲁南、鲁西]形容词，即知趣（気をきかす）。“局”原指棋盘上对奕双方的局势，引申为“招数”、“办法”、“趣味”。如今方言的“无局”、“没局”都指没趣儿。“不知局”又称为“看不出眉眼高低”，指的是“不知趣”。

240) 如狗口差糰子一般。

口差：[鲁南、鲁西]动词，指猪狗等动物吃食的动作（食う）。音 ca55。

糰子：[鲁南、鲁西、鲁中]名词，即浆糊（のり）。

241) 单管两头和番。

和番：[鲁西、鲁南]形容词，一般指关系融洽、性情温和、处事灵活等义（仲がよい、親切である、頭の回転が速い）。“和番”读（huo42fan）。金乡话例：小两口很～。（关系融洽）大嫂是个～人。（性情温和）出门在外千万得～着点儿。（灵活）

单：[鲁南、鲁西、鲁中、鲁东]副词，同“专”，即专门、特意（わざわざ、故意に）。俗语例：吃柿子～拣软的捏。（参见242“单为”）

242) 他单为行鬼路，脚上只穿毡底鞋。

单为：[鲁南、鲁西]副词，即故意、特意（わざと、故意に）。今方言还有“单为意儿”、“特为”、“特为意儿”之说。“特”读[dei42]。济宁话例：为了他的事儿，我又～跑了一趟。

243) 月娘道，平不答的请什么医官，随他去。

平不答：[鲁南、鲁西]形容词，即平白无故

〈なんの理由もなく〉。今单县话例：～的你找我的事儿制啥！

第七十六回

244) 不消说了，明日教他走道儿就是了。

走道儿：[鲁南、鲁西、鲁中]动词，含轻蔑的贬义，即离开（帰る、帰らせる）。“教他走道儿”即把他撵走，不再留用之义。又称“开道儿”。

第七十七回

245) 等他来家，我爽利替他另娶一个。

爽利：[鲁南、鲁西]本文中是副词，表干脆、索性之义。今方言中仍广泛使用（いつそのこと、あっさり）。今方言中还包括形容词用法，表示人的动作行为干脆利索。（てきばきしている、あっさりしている）如：这人干活真～。

第八十回

246) 经济听了，把不的一声，先往屋里开门去了。

把不的：[鲁南、鲁西、鲁中]即求之不得、巴不得（切望する）。今方言又称“巴不迭哩”、“巴不能哩”。单县话例：他～今儿就成亲。

第八十三回

247) 我娘自来人前会撇清。

自来：[鲁西、鲁南]副词，即从来、原本之义（元来、もともと）。菏泽话例：这衣裳～旧。同“原根儿”、“安根儿”。

撇清：[鲁西、鲁南]动词，即假装正经、表白自己青白之义（無関係な顔をして身の潔白を装う、潔白なふりをする）。单县话例：别～啦，大伙心里都明镜儿。

248) 春梅走到前边，撮了一筐草，到印子铺门首叫门。

撮：[鲁南、鲁西]动词，即装（ものを入れる）。今方言仍频繁使用，如：～柴火、～粮食、～土、～垃圾等。本文的“撮了一筐草”指的是把草装满了一筐子。

249) 更燕醋煮好红花，管取孩儿落下。

管取：[鲁西、鲁中]动词，即保证（保証する、請合う）。鱼台话例：到了他家，～叫你受不了屈。今方言又称“保管”、“管”等。

250) 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只情揉揣。

情：[鲁南、鲁西、鲁中]动词，本文表任凭之义（…の判断に任せる）。今方言同时兼表“尽管”之义。（存分に、構わずに）如果说“情打”、“情骂”

中的“情”表示的是“任凭”之义，在“情享福”、“情放心”、“情好”中则明显表现出“尽管”义。

揣：[鲁南、鲁西]动词，(读 cuai213)，即以拳击物。今方言仍普遍使用，如：“揣人”(用拳头推人)、“揣面”(和面)、“揣窝窝”(和面做窝窝头)等。

251) 令秋菊搅草纸。

搅：[鲁西、鲁中、鲁东]动词，同“较”，即用剪刀剪(鋏で)切る)。今方言仍多用“较”，很少用“剪”。金乡儿歌例：梨花头，剪子较，出门就叫花狗咬。

第八十六回

252) 薛嫂道，是在我这里，还没上主儿哩。

主儿：[鲁西、鲁南]名词，即主顾、主人，又专指丈夫(顧客、所有者、夫)。本文指主顾。下面例子的前者指主人，后者指丈夫。这只羊没～。那媳妇又寻～啦。

253) 就是清水，这碗倾倒那碗里，也抛撒些儿。

抛撒：[鲁西、鲁南]动词，即损失、浪费之义，又作“抛洒”(撒き散らす、撒き散らされる)。今方言仍多用，如金乡话例：那几个钱别都～喽。

254) 原来这等央脑风。

央脑风：[鲁中、鲁西]名词，即医学上称为“癫痫”的病症(てんかん)。今方言多称为“羊角风”。发病时，全身痉挛，神志不清。本文用来比喻吴月娘的不正常。

第八十七回

255)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只争：[鲁西、鲁南]即只差、只是(ただ…すぎない、わずかに)。后一个分句义为只是来得早与来得晚之差。“争”表示“差”，如今方言例：大伙都来了，就～你了。

256) 那武松……一连吃了四五碗。婆子见他吃得恶，便道……

恶：[鲁西、鲁南]形容词，即凶、强、出色(強い、すばらしい)。今方言仍频繁使用，如：这孩子多～不，两三个人打不过他。(指力量强)这孩子多～不，全班考第一。(指成绩出色)

257) 武松道，老猪狗……你教西门庆那厮垫发我充军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

垫发：[鲁西、鲁南]动词，即暗中指使、从中作祟之义(ひそかに陥れる)。今方言一般称为“点画”或“点发”，如单县话例：这事儿他咋知道

的？准有人～。

第八十八回

258) 你姑父没了，姑娘守寡，这里住着，也不是常法。

常法：[鲁西、鲁南]即长久之计(常道、遠大な計)。鱼台话例：两口子光生气闹乱子也不是个～儿。

第九十一回

259) 好的带累子歹的。

带累子：[鲁西、鲁南]“带累”是动词，表“牵连”之义(係累を及ぼす)。“子”是动态助词，即共同语的“着”。“着”在今方言中仍一概读做“子”，如：说子说子他来了。你拿子。

260) 玉楼止留下一对回回壶与哥儿耍子做一念儿。

回回：[大部地区]名词，即回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信仰伊斯兰教)(回族)。今方言又称“羊回回”或“老表”。

第九十二回

261) 三里抹过没州县，五里来到脱空村。

抹：[鲁西、鲁南]动词，即绕(回り道をする)。金乡话例：雨没下下来，打东边～过去啦。

262) 吴月娘连忙拜谢了知县……委付来昭厅下伺候。

委付：[鲁西、鲁南]动词，即委托、托付(委託する、依頼する)。单县话例：家里的事儿都～给你啦。

第九十四回

263) 薛嫂也没争兢，就兑了银子，写了文书，晚夕过去。

争兢：[鲁西、鲁南、鲁中]动词，即争执或讨价还价之义(細かいことまで気にする)。今方言仍常用，如：为这点小事儿不犯如给他～。(不犯如：不值得)

第九十六回

264) 一人说，倒相个二尾子。

二尾子：[大部地区]名词，即阴阳人、两性人(両性具有)。今方言又称“二鸡子”。

265) 如今四外好不盗贼生发

四外：[鲁南、鲁西]名词，即四面八方各地(四面、周り)。今方言又称“四下里”。单县话例：这～一马平川。

第九十七回

266) 休胡说白道的，那羔子赤道流落在那里讨吃。

羔子：[鲁西、鲁南] 名词，原为“崽子”之义，如“羊羔子”、“兔羔子”等（羊、ウサギなどのこども）。本文中是骂人的粗话，将人比作畜生。（他人を罵る言葉）

赤道：实为“知道”（知っている）。

267) 薛嫂道，你老人家有后眼。

后眼：[鲁南、鲁西] 名词，即远见、先见之明（先々までの見通し、遠見）。方言又称“前后眼”。济宁话例：你也没长前后眼啊！（你也没有先见之明啊！）

第九十九回

268) 王六二……被刘二向前一脚，踩了个仰八叉。

仰八叉：[鲁西、鲁南] 名词，此语生动形象地描画出了仰面朝天的样态（のけぞって倒れる状態）。“八叉”即两腿岔开呈“八”字状。今方言又称“仰脸八叉”。

269) 王六儿道，还有大是他的，采这杀才做啥做。

大是：[鲁西南] 即大于，表示比较义（…より大きい）。今方言中，用[单音形容词+是]的形式表比较的词语还有不少，如：“小是”、“强是”、

“长是”、“多是”等。济宁话例：饿了吃糠甜是蜜，不饿吃蜜也不甜。“是”实际上是“似”。方言里二者同音，因此可以混用。

做啥做：[鲁西南] 即干什么呀。多表示反问的语气（何をやるのか）。其结构形式属于句成分的反复。今鲁西南方言仍保留着这种语法特点，如金乡话的“吃啥吃”、“看啥看”、“能啥能”、“好啥好”等都表示说话者劝诱对方中止某种动作行为或反驳对方某种言论的语义。前2者表示“不要V了”，后2者表示“其实不V”。

第一百回

270) 后韩二与王六儿成其夫妇，情受何官人家业田产。

情受：[鲁西、鲁南] 动词，专指继承遗产（遺産を相続する）。今方言仍多用，如单县话例老辈儿的过活儿，自古当闺女的～不着。（过活儿：家产）

参考文献

蘭陵笑笑生 「金瓶梅詞話」 明萬曆年版

山東省地方志編纂委員会 「山東省志・方言志」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5

金郷県地方史志編纂委員会 「金郷県志」（方言部分）三聯書店 1996

单県地方史志編纂委員会 「金郷県志」（方言部分）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6

馬鳳如 「魯西南方言句法三題」 「漢語教学と研究」 1999 春季号